

美術叢書

初集第七輯二冊



37652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昭和 13.8.26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學古編序

千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櫪梁大材也窒鼠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
于此道則達于此道矣既達矣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汨
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與違斯所謂道偶得此說因寫
爲學古編真白居易吾丘衍子行序

後世之學古者其志亦未嘗不遠

也之為其志也其山泉之氣其固之氣不與世遠而隨其地雖因遠
于地而限于地此道矣雖聖矣且其可平曰不而夏氣乃其水木之氣也
于其時器也則器者其所以為樂大材也其用六音莫不舉始末其意必
得

學古錄

學古編

魯郡吾丘衍著

三十五舉

一舉曰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

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

耳古謂筆爲聿蒼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爲聿聿秦謂不律由切音法云

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人平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

異耳不知上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于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

無稜角也後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爲美茂若筆無心不可成體今人

以此筆作篆難于爲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略於燈上燒過庶幾便

手

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朴可以助人
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筆皆有妙處於說文始知有味矣
前賢篆之氣象即此事未嘗用力故也若看模文終是不足

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爲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又當與通釋兼看

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檢說文頗覺費力當先熟于復古編大槩得矣

六舉曰篆書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

頭相黏後皆如之則爲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異爲不守法度不
可如此又圓點圓圈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學
者慎勿于難寫處妄意增入

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螭音果匾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也

八舉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冰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李陽冰篆多非古法効子玉也當知之

九舉曰寫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隨人所便切不可寫詞曲

十舉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脚豈不美哉脚不過三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脚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無脚字如𠂔𠂔𠂔等却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十一舉曰凡寫碑匾字畫宜肥體宜方圓碑額同此但以小篆爲正不可用

雜體

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爲用時無跡爲上但皆以小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甚難記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爲識者笑此爲逸法正用廢此可也

十三舉曰凡

音

圈中字不可填滿但如斗井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

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須略收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擊音範子

爲度自好若日等字須臾放小若印文中匾口井口字及子字上口却須略寬使口半見空稍多字始渾厚漢印皆如此

十四舉曰寫篆把筆只須單鈎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傅只如常把筆所以字多欹斜畫亦不能直且字勢不活

也若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空畫如此不拗方可操筆
此說最要緊學者審之其益甚矣

十五舉曰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着紙便字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筆
用棕欄條及紙筒等物皆俗夫所爲士大夫不可用此

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
書體括云方勁古折斬釘斲鐵備矣隸法頗深具其大略

十八舉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
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
印篆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

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尙書印可攷其說

十九舉曰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
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于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
職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故後宋印
文皆大謬

二十舉曰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二十一舉曰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爲一字處相
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舉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
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二十二舉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二字印白文玉印
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則從朱文

二十四舉曰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大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二十五舉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
字最爲第一

二十六舉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二十七舉曰白文印必逼于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舉曰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
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傍有出筆皆滯邊邊須細于字邊若一體
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于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

建業文房之說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欵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差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瀆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製度未聞淮南子人閒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三十舉曰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却有法

三十一舉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舉曰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册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三十三舉曰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可廻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廻文寫若曰姓某私印不可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廻文寫名印內不可着氏字表德可加氏字亦當詳審之

三十四舉曰表字印止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蓋字印不

常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

右二字唐李溫

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

幼君西漢王式弟子化光見柳文呂衡州也

三十五舉曰諸印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

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

合用文集品目

一小篆品五則

許氏說文解字十五卷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太尉祭酒

□校正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終亥者係正本□韻川本乃後人所更

非古人之本意

蒼頡十五篇

頡姓侯剛氏黃帝史也亦曰皇頡

即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氏分隸

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此爲字之本原豈得不在後人又并字
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鍇字楚金陵人集賢學士

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

部分六書甚詳末卷辨陽冰差誤

張有復古編二卷

有字口口吳興人湖州有板

載古今異文字不可以爲字少

又五音韻譜五卷比常韻無差

二鐘鼎品二則

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

尚功字用敏錢塘人僉事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

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廣鐘鼎篆韻七卷江州使庫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

五卷

三古作品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樞密使

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

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看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字集初

無出處不可據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別無文

字故前列之

四碑刻品九則

李斯嶧山碑

鄭氏曰此頌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

直長者爲真本橫刊者皆摹本有

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式長刊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

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異于建康新刻甚謬

李斯泰山碑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爲世所重鄭文寶
模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
李斯秦望山碑在會稽今無

李陽冰新泉銘

陽冰趙郡人將作少監

迺陽冰最佳者人多以舒原輿之言稱新

驛記殊不知此碑勝百倍也陽冰名潮杜甫甥也後以字行因以爲名
而別字少溫木玄虛海賦有云其下陽冰不冶陰火潛然則知與潮又
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詳其說又有李騰善僞作陽冰書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美茂自有神氣當以唐碑
觀之世傳陽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又言道士寫畢化鳥飛去後

及字欠一筆尤爲可笑不知古文正當如此耳

一云唐韓元嘉子李訓等爲妣房氏立

詛楚文俗云詛足文李斯篆在鳳翔府有巫咸大沈文音故湫音湫音灑音馳音三種辭則一迺後

人假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偽明矣篆文皇

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臬臬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為病在前亦有如此

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秦權毆字作也蓋知見嶧

山秦權而後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

史籀石鼓文鄭氏曰在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周宣王太史或云柱下史

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

崔瑗張平子碑瑗字子玉安平人濟北相碑在鄭州前後兩段字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

印篆全是漢

古印式二冊即漢官威儀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人若不得見只于嘯堂集古

錄十數枚亦可爲法

五附用器品九則

王楚鐘鼎篆韻七卷

楚字口口口口人
管衡州雲仙觀

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

無銜鐘鼎篆兩冊即薛舊本後重廣作七卷恐人無別故去其銜亦間有帶銜者在

石鼓音後附詛楚文者又載周穆王吉日癸己之說石鼓鄭樵音不可信

呂大臨考古圖十卷

大臨字與叔永興人

有黑白兩樣黑字者後爲有韻圖中欠瑛

玉彘白字者博山鑪上誤畫作人手

王球嘯堂集古錄二卷

球字夔玉

正文共一百紙序跋在外其間有古文印數

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

漢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音誤是孫茲二字又有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且妄爲剝落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大夫猶只以夫字加二小畫况此疊文者乎僞無疑矣

高衍孫五書韻總五卷衍孫字四明人此書篆隸眞行草一字五體別體皆作

小字隨體分註可備初學者用間有差處宜自斟酌

徐鉉篆

鉉廣陵人散騎常侍

二徐字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鉉字鼎臣錯字

楚金筆法

見前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三卷

罕字國子博士

此書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自

可採但有數說與說文悖却係陽冰變法知之足矣是字上從巳巴字

從巳加點之類

葛刪正續千字文雖是近人然字法極好千文有兩續本不可無別有陳道士冒名擬本不見好處間有碑刻惜其不多

六辨繆品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

古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于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繆比于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蓋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詞俗謬字法非古尙書無也字此書有之乙

戊字合凡凡此從心加一筆走字合

音悼

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餘

頗多

古文尙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若言古今篇

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言字畫則去之

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今文無之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觀者

當取其古

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廣見又有妄作三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爲信

卮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者

戴侗六書故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

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

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此也本音加口不過爲寰字乃音

作官府之官村字從邛邛不從寸木今乃書此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
賒爲証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猶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
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及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正據鋤鍾裂鋸尿管
等字世俗作鍾鍾鼎文各有詳註卯字解尤爲不到此書爲一厄矣學
者先觀古人字書方知吾言之當

七隸書品七則

諸漢碑洪氏隸釋備具其說更不再言

婁機漢隸字源六卷

機字彥發嘉興人參知政事

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

劉球碑本隸韻十卷外一卷紀源

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爲一副刊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可常用之故目此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并隸釋續二十一卷

适字景伯鄱陽人左僕射

皆漢碑釋文隸釋

續畫諸碑形及摹壁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偏僻畫則如影像狀渾黑

洪造隸篆十卷以漢碑模臨偏旁奇古者上石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無矣

佐書韻編姑蘇顏氏本字比諸隸的爲最多寫得卻不好以上書計二十九種美惡兼舉學者皆當知之此等事業以博爲貴數外更有文字不欲大繁始言其不可無者僕亦自有續古篆韻五卷疑字一卷附後未

暇刊板且令學者傳寫又有說文續釋方更刪定同志能爲刻之流傳
將來亦盛德事

八字源八辯字

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即今之
偏旁是也畫文像蝦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
鈎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
小篆爲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文云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使用之法故

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
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
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此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
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
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敷

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
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
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附錄

洗印法

圖書久爲油硃所熾者先于燈蓋內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爐內灰用硬櫟刷乾洗之若硃未盡更蘸刷以盡爲度不損印文而清麗若新凡欲洗刷先當用繩約定以防其滑此法最良

印油法

香油浸阜角于磁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磁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與好事者共之

事古世存古今圖印譜式

內宣和印譜四卷

晁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

香王厚之復齋印譜一卷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譜二卷

吾衍古人印式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取字法

礪砂 瓦粉 自龍骨 木賊草 蜜陀僧 白石脂 桑柴灰各等分

人言少許

右爲細末先濕字後滲藥末以熨斗熨之乾隨落

摹印四妙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實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書幼學也古以記錄而已然筆法寓焉故學者必有師承始能名家筆銓墨旨人咸秘吝之篆籀之學又其甚焉者元吾子行作爲此書援證圖牒摺撫金石論辨頗詳觀者如親獲指授信其能書之法也往者先君得刻本于燕都藏于家笥垂五十年不佞少喜六書嘗手觀焉以日久漫漶因授于梓俾摹印者有所考据子行畸人也不必論其世傳其可傳者斯可

矣于科特舉國高第者附于計御人出不必論其甘粉其可料者漢可

本于論議者有案備重正十平不須少喜六書嘗平賤漢以日入對舉國

無不金保命精助等賜養成時對計其謂書之志也若答我其粉既

墨習人風習者又兼勝之學又其其謂漢元吾于科時似此書對對圖類

書故學書古則立論而古於論也其謂是學書必存論承故誰今案筆論

臨之查委論也其取賦式則賦之其謂論辭亦置不案論之也

李國水國其由五五在四也其謂也其謂其受其論而之無筆畫之於其論也其

其謂其國也

其謂其國也

學古編終

其謂其國也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

歸安姚覲元撰

一舉 從手持半竹加畫爲聿聿 上聿字衍殆原書聿作篆文校者恐

十人不識以正書注其旁傳寫誤併耳

二舉 難于爲古人尤多 疑有脫譌

三舉 前賢篆之氣象 之當作乏首畫斷爛

七舉 匾者最好謂之蠕匾竝匾竝當作扁說文無匾字

十舉 豈不美哉 李漁述古印說引作美茂 如艸木之爲物 張海

鵬本艸作草俗譌

十二舉 以鼎篆古文錯雜爲用時 印說引鼎篆作鐘鼎當照改

十三舉 但如斗井中著一字 井疑當作升印說引作斗升井中井字
衍 須臾放小 臾當作更形近致譌印說不譌 井口字 井當作

井形近致譌印說不譌

十五舉 用棕欄條及紙筒等物 筒朱象賢印典引作筩按當作筒誤

多二畫許容說篆引如此

十七舉 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 匾並當作扁

十八舉 王球嘯堂集古錄 球當作球按宋王球字夔玉王球字子弁

作嘯堂集球錄者古也作球誤 可攷其說 印典引無其說二字

二十三舉 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 上印字衍印典

引作端居室玉印印說引作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並通 或可照例

印典引作後或爲法 不若則從朱文 則當作只張本不譌

二十四舉 朱文印 印說引作凡印文按作朱文者是蓋此條舉朱文

下條舉白文也 擇其近人情 印說引人情下有者字

二十六舉 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印說引無及朱文三字按姓名

表字古多有用朱文者三字衍

二十七舉 白文印 張本譌作凡文

二十八舉 傍有出筆皆滯邊 印說引皆滯作若黏按作若黏邊與前

後文義始通當照改 建業文房之說 說當作法張本不譌

二十九舉 不差如此 差當作應形近致譌 學者慎此 印典引無

此四字文氣始通當照刪 辨其微惡 微當作媿形近致譌張本不

譌 蘇秦六印 印典引作六國印當照補 人聞訓 聞當作問大

將軍印 印典引作將軍之印與淮南子合當照改

三十舉 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 印說引故作古無可字 唐郤有

法 印典引無唐字法作之

三十二舉 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册 凡印句疑有殘脫

三十三舉 或姓名相合 印典引無或字按有者是言但合姓名作印

故下文云加也

三十四舉 曰某氏某 印典引作曰某氏某某非也文義始完當照補

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 此十二字不可通印典引後四字

作非皆名印亦譌以文義推之當云非複姓其無印字者皆非名印

唐李温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 李當作呂注所謂呂衡州也張本不

譌

唐李温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 李當作呂注所謂呂衡州也張本不
譌

唐李温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 李當作呂注所謂呂衡州也張本不
譌

唐李温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 李當作呂注所謂呂衡州也張本不
譌

人聞謂 聞當作聞大

聞當作聞大

聞當作聞大

聞當作聞大

凡印句疑有殘脫

凡印句疑有殘脫

凡印句疑有殘脫

凡印句疑有殘脫

凡印句疑有殘脫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終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終

續三十五舉題辭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侏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逕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即好篆刻遍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衆製其持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眎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略言之而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

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爲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
桐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復出按吾子行閒居錄云宋賈
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
體蓋唐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眺則元
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即此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
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裏也海甯沈心醇
官印始于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即所謂摹印篆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寢
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
龜克一王球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十五舉

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朱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
駸駸乎神與古會矣錢唐吳錫麒

未谷既集印文爲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二十五舉追漢
法訂俗體數易彙而後成蓋其慎也摹印家參究二書庶幾無歧途與安邑
宋葆瀆

閻潛邱笥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
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撰續三十五舉名言精理
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彫京師今又改定重刊所謂豪髮無遺憾矣庚戌二
月海甯陳鱣

丁未春交桂未谷於濟南旋別去乙卯冬余攝鐸涇川石工李良玉出未谷

繆篆分韻刻版及續三十五舉寫本求售舊刻版既歸王葑町太僕而余獲是書藏諸行篋幾十年每一披校恍與未谷復面也因授梓以志心好且公同好焉嘉慶八年十一月婺源胡翔雲黃海氏識

續三十五舉題辭終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曲阜桂馥冬卉著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爲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改誤爲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爲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

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臆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時張君
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
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爲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
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
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
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釗以謂余
曰若知釗爲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爲璽古者尊卑共之
此則卑者稱璽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㊀埽者又見有㊁亦者
又見有㊂亦者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但用亦字者古文省也

芝山曰私璽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字曰家璽家璽猶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坐余以爲封之省徒用封

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善

案此論秦以前印皆古文與秦漢以後用繆篆者不同

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

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或取以作朱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緇衣補縞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宦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尙可描補稍大即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

眞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眞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
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
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
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
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圓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圓朱文者其白
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堅曰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

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爲增損故爲疎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口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蕪雜陳不知纍纍者何語其曰

楊慎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靄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邱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案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舛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宀宀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盒詳玉篇皿部有盒烏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棧饋盒盒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字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棱其

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樓鑰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謂當作閤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若此因樹屋書影曰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案六書遺漏文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彡然與彡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櫟園之說論摹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即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爲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广因广爲屋因广當爲因广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二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嬾真子錄曰今印文勝頌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洽之

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誤看也

案單名複姓表德間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不同押一處如後世

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啟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
乙曰翁曰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翁子翁孫
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
季曰長曰伯長次長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公中公季公少
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季卿曰伯卿長卿次卿中卿叔
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
稚君曰長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長孫中孫
次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公孫弟孫子孫不可枚舉王楸野客叢談曰筆
談云景佑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次公何義龐
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僕考漢人

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
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
季長幼次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
者鄭宏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
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
字長公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己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
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

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兒子眞
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鄉游
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穎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
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
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
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若陳勝字涉
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
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宏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宏李廣別部司馬之

印其字絕是古碑額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儉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斷碑好事競賞吾就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可法乎

顧荅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

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擁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

江皜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若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按金玉質堅故可製印如水晶碑磬瑪瑙兕角象牙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瀟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祭尊萬歲祭尊

單人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祭尊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
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倉敖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
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
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譬說也凡後人之印章
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
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
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

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綻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

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印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漢墓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

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不可知矣

米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似盡換了作細圈

攷古紀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環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爲藏拙邪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姜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
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于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言疏等印極當近於
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封者俱時俗所爲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
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
用某人父者譌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
擷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倣是式
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

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

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尙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

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

朱伯盛名珪崑山人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

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楊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

言一曰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
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
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
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臯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古
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
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又米元章書史言
劉巨濟符符字一好奇耳

梅菴雜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閒雜字印於書幅之首
謂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記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書書籍今刻印亦曰圖

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印之外別有圖畫書籍間所用印名爲圖書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卽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概爲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概呼印爲圖書正猶碑記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爲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卽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爲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爲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爲妙論卽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爲能

也

考槃餘事曰今之鏤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數損傷即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鏽剝蝕或貫泥沙洗剔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墳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湛有剝爛則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以爲非則又矯枉而過正自以爲秦漢鑄鑿之遺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蝕壞爛之賸

餘豈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畫轉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菁蔥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又曰光即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腴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僮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

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誥刻句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略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爲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爲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爲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

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

易遂作朱文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尙纖巧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尙朱文工巧是飾雖有筆意而樸古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又論刀法曰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時人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又論陰陽文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

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
又論回文印字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回文姓字在前名
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
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
字即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
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
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
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
字作兩樣篆者則又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
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

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甯不反害乎古邪

鼂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叙其略曰克一旣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

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歛人王延年爲辨出宋元博十之二刻爲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眞贋不分豈足爲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僞造合爲秦漢印統是以螭丸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球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丘衍趙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

嘉隆以後始自爲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豈不大可耻哉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正陳竹厂王石臞劉端臨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時或以爲古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

爲此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其法不古實不復者乎古法一爲克一張文書也

續二十五舉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7
~²
0376528

續二十五學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7
pt.2